

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失心奇

凌淑芬◎著

劫

(中东传奇系列)

堂堂沙漠霸主是众女子青睐的对象，
反被她这个大女子支使得团团转，
甚至觉得自己的地位比不上一只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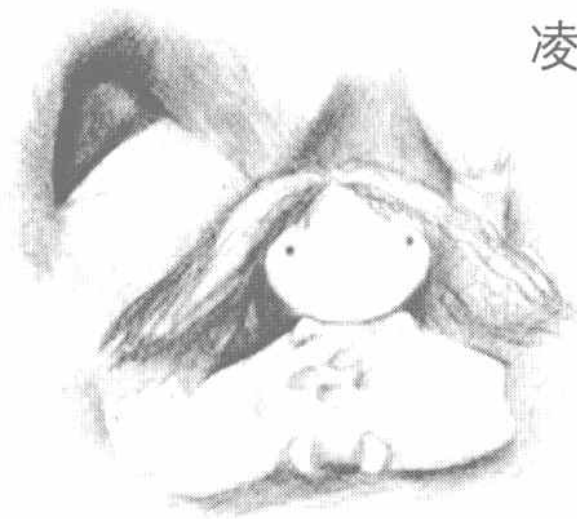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珠雅

锦绣园
· 1 5 6 ·

失心奇劫

(中东传奇系列)

凌淑芬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序 幕

热、闷、渴。

董青萝抿了抿嘴，试图减缓口腔内的干涩。两片唇擦生出龟裂的刺痛感，终于将她从迷糊中唤醒。

“啊……”她呻吟着睁开眼睛，灼烈的日光几乎刺穿视网膜。

她偏过头去，隔着眼皮先适应一下外在的强光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她震惊地弹坐起来，脑中一片空白。视线所及，只有蔓延无尽的黄沙。她为何会躺在沙地上？

高低起伏的黄沙，一波接着一波蔓延到远端的地平线，放眼望去除了单调的沙黄色，还是沙黄色。偶尔拂过一丝甚至无法称之为“风”的气流，带起淡淡薄薄的沙烟，随即又归于沉静。眼前的景色以“沙地”来称呼实在太客气，简直就是“沙漠”！

太阳当空照，恶毒地烘烤着她的四肢百骸。触目所及，没有人迹，没有房舍，没有车水马龙，没有噪音，什么都没有。

这里还是 T 市吧？

一想到 T 市，个人资料也渐次流回脑海里。她叫董青萝，祖籍在上海，刚满二十七岁，目前在一家兽医院任职。

脑子恢复正常运作之后，紧绷的情绪稍稍松懈下来。幸

好！目前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戏剧性的失忆症。

可是，该死的！她仍然记不起自己怎么会倒卧在一堆尘沙上。T市哪儿来这么辽阔的荒漠？

她扫视了四周一圈。身后，两棵稀疏的树木替黄沙增添了一点绿意，也为她提供了少得可怜的遮荫。若非这小小的蔽荫，她可能已在昏迷中烘烤成人干。

树脚下，她坐卧在一小方草地上。草线渐渐往前延伸，顶端指向一汪即将枯干的浅水洼。

水！她眼睛一亮，再也顾不得烈日和灰脏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努力爬到水边，凑近水面深深吮喝了几大口。

啊！甘美无比……第一次觉得黄褐色的沙水也能这么可口。

解除了脱水的危机后，她仍然伏在沙土上，等待水面的余波平缓下来，仔细打量一下自己——“狼狈”，除了这两个字，实在找不出更适切的形容词。

及肩的长发本来以发带扎在脑后，而今发带早已不知去向。满头青丝凌乱地披在肩上，纠结着脏兮兮的碎沙与干草，看起来就像跳进两吨的灰堆里，洗了一场沙浴。合身的黑色丝质长裤已经破裂到大腿，银灰色的真丝上衣也沾满了尘埃，所幸衣衫还很完整地穿在身上，没有被撕扯的迹象。

在这个当日仍然担心自己的贞操实在有些多余，不过，就当它是女人的直觉反应吧！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喃喃自问。

脑中的最后一抹记忆还停留在那一夜，几个外地来的人口贩子正在一间 Disco Pub 喝酒，当时她从死党的口中接获情报，匆匆赶过去与他们周旋。

结果就在一眨眼之间，竟然已经从烟味浓重的 Pub 空降到黄澄澄的漠地来。这之间究竟经过多少时间？又发生了多

少事？那夜她连半口饮料都来不及喝，应该不会被人迷昏才对！

千百个问号从董青萝心头窜掠，她茫然望着身旁的一切。

咻咻飒飒的热风吹拂而来，卷起她身旁的黄灰沙土，也刮开她脑中的一片迷雾……

1

“头昏脑涨”的气氛就像它的店名一样，让人头昏脑涨。

这就是 Pub 的共同特征——重金属音乐、空气混浊、造型前卫的客人、扭动的躯体。空调设备呼出飕飕的冷空气，以降低热舞后的体温。

董青萝只踏进这间 Pub 十分钟便确定自己的听力受到损害。

“阿阳，你确定我要找的人，今天晚上会出现在这种鬼地方？”她努力与喇叭爆出来的音波抗吼。

今晚适逢 Pub 的周年庆，各路舞棍全汇聚在一百多平方的空间内，将舞池和餐桌的空隙挤得满满的。她和同伴艰辛地挤到一个角落，环视一圈周遭的装潢。

金属餐桌围绕着巨大的舞池，对面那几间暗室据说只有老板的好友或贵客才能预约，而她想谈话的对象目前正待在其中一间小包厢里。

青梅竹马的陈朝阳凑近她耳边大吼：“分局里上个星期传来消息，‘头昏脑涨’的幕后老板就是他们在的接头对象。目前两方人马已经取得共识，明天准备运出第一批‘货色’，今天在这间店里帮他们饯别。”

“对方的老大是什么来头？”

“警方只知道他是个英国与阿拉伯混血儿，向来以‘约翰’作为代号。”陈朝阳双手圈成喇叭状，在她耳边大喊：

“举凡在该地活动的事项，很少有他不清楚的。而且据说他拥有完整的纪录资料，对每件‘货色’的去路也了如指掌。我想起你曾经提过令妹的事，才对他特别留心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董青萝感激地握住他双手，“下个星期咪咪来注射五合一预防针时，就算在我的账上。”

陈朝阳满怀希望地觑向她，“好！至于你替咪咪打完针之后的那场电影就由我来付钱。”

董青萝好笑地推他一把，没有把他的话说当真。显而易见，看电影的念头大可抛进太平洋了。

打从七岁那年，董爸、董妈搬入陈家隔壁开始，陈朝阳就栽在他们娇娇美美的独生女手上，而且一跌二十年。

严格说来，董青萝并非什么闭月羞花的绝世美女，对异性却别有一股独特的吸引力。

“清秀细致”似乎成了她的专属形容词。一六二的身材不能算矮，却因为太过清瘦而显得单薄。巴掌大的小脸配上樱桃似的小嘴，相形之下，一双大眼睛更显得灵动有神。

她的肌肤呈现一种漂亮的奶油色，既不会白皙得令人担心多看一眼都会让她淤青，也不会黑到半夜走在街上被当成夜景。可惜，邻家女孩的形象只会为她的专业带来困扰，尤其当饲主牵着体型等于她二分之一的大型犬上门时，开头第一句话通常是：“可不可以请块头更大的兽医出来？”

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分量加倍、专业不变，上个月她把削直的发丝烫成蓬松的弹性髻，看起来更添几分韵味，害他堂堂的魔鬼警官心头小鹿乱撞。

男人追求女人，不怕被拒绝，只怕对方没发觉。就像董青萝一样！直到现在她还嫌他世面见太少，才会没鱼虾也

好。

若不是自己占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从小和她一起长大，得知她有一个自幼离散的妹妹，又可以趁着职务之便帮她探听点消息，早八百年前便被她当成烦人的苍蝇，赶到厕所清理病畜的排泄物了。

“对面有动静！”他眯见一道人影从包厢闪出来，连忙扯扯她的衣袖。

“在哪里？”董青萝精神一振。为了这一刻，天知道她已经等了十年。

“舞池另一端那个穿着长袍的人，看到没有？”陈朝阳为她指明目标物。

五颜六色的舞台灯在暗室内乱转，实在很难辨明客人的长相。她极力想看清遥遥彼端的人、事、物，却只看出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“看到了！”银白色的光线恰好扫过对方的脸孔。她的手心发热，紧紧按在胸口，“他好像站在门口守卫，我们该如何接近核心人物？”

“今、明两天是这些人的大日子，他们必定不希望节外生枝。我亮出证件，表明只是进去问个话，接头的人应该会配合。”陈朝阳还算有点经验。

“你是当差的，他们是贼头，两方能对得上眼吗？”

“我们又不是第一次‘警民合作’。”他保证。

“那就好。”她的眸心放光，“我只想确定约翰是否握有详细的走私名册，你能帮我问出来的话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”

“但是那些人看起来不像会说中文，你能和他们沟通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以为我学了四年的外语是学假的？”董青萝

全神贯注于对面那个外国人。

“原来你眼巴巴跑去找人学什么阿里不答语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？”

“是‘阿拉伯语’！”她瞪死党一眼。

从十七岁那年得知自己有个妹妹开始， she 就把阿拉伯语列为将来必修的第二语言了。

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她的养父母从来无意隐瞒她的身世。即使董氏夫妇担心在真相揭露之后可能失去心爱的养女，他们也平心地将之视为上帝的旨意。

原来在她半岁大的时候，董父派驻到香港的分公司，当时香港政府破获一个庞大的贩婴集团，长年向贫穷家庭收购婴儿，再转手卖给不孕的夫妻，牟取暴利。

当时董母担任社福机构的义工，负责照管这十数个尚未长牙的小婴儿。警方则依据集团的账册记录，一一联系孩子们的原生家庭。

半年过去了，其他小娃娃陆续被送回家，只有一个从上海拐买来的小女婴始终没有人出面认领。警方试着联络女娃娃的父母，却得到一个“该户人家业已迁离本址”的消息，小娃娃顿时成了无处安置的山芋。

社福机构无计可施之下，只好就地为她寻找收养家庭。而不孕的董氏夫妇眼看机不可失，连忙提出收养申请，正式成为她的法定双亲。

二十七年来，他们从不吝于施与她爱和关怀！在她需要的时候，提供一个可以哭泣或欢笑的臂弯。即使上天赐给她一双亲生父母，也不会像董氏夫妇如此称职了。

“我和你妈咪早已商量好，你有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。”董父温和地看着心情激荡的女儿，“如果你希望与原生家庭取得联系，我们会在能力范围之内，尽力帮你找到他

们。”

一开始，董青萝不想！她不愿与一个将儿女当成赚钱工具的家庭扯上关系。

“就我们所知，你应该有一个妹妹。”养母揭露的消息却改变了她的念头，“我们和当地的户政单位一直保持联系。在你十一岁那年，你的生父母又搬回原来的地址，但是最年幼的女儿却失踪了。大家都怀疑你的父母又卖掉她，可是户政单位人手不足，无法追查下去，所以你妹妹失踪的消息也就不了了之。”

“他们卖了我还不够，居然又卖掉另一个女儿？”青萝无法置信。

董母无奈地点点头，“消息传入我们耳中，我和你爸爸无法坐视不理。可是我们两个外地人实在找不到施力点，只能尽量查出你生父母后来居住的地点，以及当时在该地区比较活跃的人口中介集团。”

直到这一刻，她才体会养父母爱她多深。以她的个性，一旦知道真相后必定会努力找出妹妹的下落，于是他们尽可能先帮她做了访查。光凭这一点，她便欠他们太多太多。

“然后呢？”青萝屏住气息，等待最终的答案。

董氏夫妇互相交换一下眼光，决定由董父开口。

“当时有很多国外的人口贩子前来收购未成年儿童，卖到……嗯……比较‘特殊’的场所。”董父尽量以最含蓄的措辞让她理解，“你的妹妹应该落在营销市场的贩子手中。”

青萝怔怔地望着父母，无法落泪，无法思考。

她的妹妹！一个无缘的小血亲。这十多年来，她究竟过着何其悲惨的人生呢？

“我妹妹小我几岁？”她轻声问。

“我们只知道你的本家姓‘杜’，以及那小女孩叫做‘青梅’；除此之外缺乏任何资料。”董母温柔地将她揽入怀中。

杜青梅。有名有姓，妹妹的存在更加真实了。

青萝，青梅，这原是一双姐妹的名字，如今却人海天涯。脑中的空白开始凝聚，汇成一个鲜血淋漓的漩涡，如同一颗被剖开的心脏，疼出她再也禁受不住的泪。

“爸，妈，我不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独善其身下去。如果妹妹和我一样生长在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里，我还能试着遗忘她，开展自己的未来，可是现实并非如此。她可能活在一个悲惨的深渊，而我却幸福无恙！”青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一定要找到她才行！”

从此之后，她的人生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。

她近乎饥渴地吸收一切与之相关的资讯，积极结识她能接触到的每一个外国人。高考放榜时，她痛苦地徘徊于阿拉伯语文学系与心爱的兽医系之间，最后终于还是让兴趣占了上风。为了平衡心中的罪恶感，她立刻透过大学的语言中心，与一位阿拉伯学生进行语言交换。

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

她的一切苦心即将在今晚获得代价。她即将从一个人口贩子口中得到她需要的资料。

董青萝定定凝望着VIP包厢，仿佛担心约翰会从空隙中飞走似的。

“哇咧，完蛋了！”陈朝阳突然叫出来。

“你不要忽然嚷嚷吓人好不好？怎么回事？”她惊魂未定地拍拍胸口。

“老四也来了。”陈朝阳懊恼地指着另一道接近包厢的身影，“那家伙两年前被我捉过，最近刚从牢里蹲出来。该

死的！他如果看到我，一定先干架再说，什么正事都甭谈了。”

“难道没有人告诉你平常应该广结善缘吗？”青萝无奈地白他一眼，“没关系，我自己过去好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陈朝阳想也不想地否决。

“我已经来到虎穴，只差临门一脚，你现在叫我退回去，门都没有。”她的意志更坚定，“你留在这里等我消息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“喂，等一下……”

青萝灵巧地躲过他的抓攫，顺势将一位女客往他的怀抱推过去。这一拦一阻的时间，已经足够她遁入人群里。

困难地挤过满室人群，来到包厢外面，她尚未发话，对方抢先一步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绰号老四的人恶狠狠地喝问。

“警察。我和你们老大有约。”她晃了晃方才从陈朝阳腰间摸来的证件，不等对方看清楚便收回来。

老四半信半疑地瞄她一眼。

“……你等一等。”看门狗闪进门里，叽里咕噜讲了几句后，又回身出来，“我老大说，今天原本不是警察讨规费的日子，既然你人都到了，大家交交朋友也好。”

他们显然认为警方收到今天有大人物上门的密报，借故来揩点油水。青萝正中下怀，也不急着否认，先随他进入包厢再说。

进房的那一刻，舞台灯正好划亮她的五官。她刺目地眨了下眼睑，还来不及发话，包厢角落突然响起酒杯摔裂的哗啦声。

“你！”一个肥胖的外国男人指着她，惊骇欲绝的表情仿佛看见了妖魔鬼怪。

她突然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开场：“约翰，你的胆子不小，走私人口的生意做到台湾来。”

“布……布雷……”油胖的男人浑身发抖。

“我有几句话问你。你要干脆回答也行，和我走一趟局里也行，一切就看你的配合度了。”她冷冷地打几句官腔。

约翰陡然大喊一声：“利德！”

“你做什么……”青萝的后颈犹似针刺般的轻微戳痛。

随即，黑暗蒙蔽了整个世界。

而她甚至来不及涉入正题。



然后，她来到这里。

她慢慢从溯思中回过神，约略明白自己中了暗算了。

天性中实际的一面立刻发挥作用。

眼下并非推敲约翰为何暗算她的好时机，先求生存比较重要。

她的运气不能算太差。目前正值十月份末尾，沙漠进入温度较和煦的冬季期。即使白日里仍然异常酷热，却比五、六月的盛暑宜人多了。尤其现在是近傍晚时分，气温大约为摄氏二十三度左右，她的丝衫很适合遮挡太阳，又凉爽通风。

不过据她所知，沙漠冬夜的气温会骤降到零度以下，这身衣料绝对无法抵挡如此的低温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有人烟的地方。

闷闷钝钝的噪音忽然从她头顶上扫过。轰轰轰轰——

石破天惊的闪光从她的记忆库中唤出一个名词——直升机。

“有直升机！”她得救了！青萝连忙跳起来，脱下纤薄的外衣冲出遮蔽处，用力向天空挥喊：“救命啊！这里有人！”

飞机已经驶出百来米，驾驶人看得见她吗？

“哈哈！这里有人！”她扯开沙哑的声带又蹦又跳，祈祷上苍让驾驶人低头瞄一眼，“Help！”

在心跳几乎失律的瞬间，直升机的机身撇了一下。

“救命啊！”青萝更狂乱地挥动衣衫。

对方看到她了！直升机缓缓飞回头。

“Yes！Yes！”她欢畅地尖叫起来，“我在这山里！救救我！”

机体旋回到她的上方，小心翼翼地降低高度。螺旋桨卷起涡型的空气因子，将黄沙撩成一股惊人的沙暴。

“咳咳咳！”她无可避免地呛咳起来。

机体在上方十米盘旋了一阵子。青萝将脸颊埋进前臂以抵挡风暴，一面等待对方将直升机停下来，救她回文明世界。

良久，轰隆隆的巨大噪音终于静下来。四周回归平和，风沙也渐渐地飘降回地面……

直升机消失在西方的一座沙丘后方。

那个混蛋飞走了！

她含着满嘴沙子，哑口无言。

回过神来第一件事，先吐掉嘴里的黄尘，再深深吸一口气。

“王——八——蛋——”

好痛快！出掉这口恶气，肾上腺素也被激发出来。

直升机属于中短程交通工具，而且它一路朝西北方飞去，可见那个方向必定有城镇。幸运的话，她现在开始出

发，日落之前便能抵达文明地带——如果这片鬼沙漠里真的有文明。

她掉头走回树阴下，试着找个容器盛水，作为旅途饮用。走出数步之后，脚下不期然踢中一个硬鼓鼓的东西。她用足尖拨开黄沙，一个水壶和一包肉干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想必是直升机驾驶人方才空投下来的。

“他以为留下水壶和肉干，就能平抚见死不救的罪恶感？”省省吧！她从来不是不念旧怨的烂好人。

休息片刻后，她抱起食物和水，踩着满地黄沙，开始踏上漫长的寻找文明之旅。



“……坠机、螺旋桨解体、毒蝎子掉在座位上、漏油、遇到龙卷风、撞上沙漠鬼打墙……”青萝吃力地爬着沙坡，一边喃喃轻咒那个见死不救的无名氏。

对方是否罪该万死并不重要，她只是需要一个专注的目标，来忘却目前的多苦多难。

饮水只剩下三分之二，顶多再支撑四个小时。倘若四个小时的脚程内皆没有人烟……烈日当空，她却打了个寒颤。莫非天要亡我也？

她埋头往前走，下一步脚底忽然踏空，差点滑下数百米长的下坡路。

“啊……”她及时收住势子，在沙丘棱线上稳住自己。

登顶成功！

“咩。”

青萝呆呆望进一只水汪汪的羊眸。倘若这是海市蜃楼，距离未免也太近了，居然就映牛在她的鼻端。

“咩咩。”一双沙漠绵羊眨着长长的睫毛，似乎正向她保证，你没有做梦，我是真实的。

“呼——”另一个湿湿冷冷的鼻子顶了顶她的耳朵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她火速转回身。

一匹马。一位马背上的骑士遮蔽了烈日。

以及一只羊。全是活生生的。

天不吐地带突然冒出这三种生物，她的脑功能暂时失常，无法做出合理的演绎。

展目往前望下去，五公里以外有一座城镇。再回头望向所来处，出发的绿洲也在视线范围以内。亦即，她距离有人烟的地方前后不出十公里。

难怪那辆直升机直接飞走了。

“你……叽里咕噜……东方女人……独自在沙漠……叽里咕噜叽里咕噜……”马背上的骑士倏然冒出一串又快又长的阿拉伯语。

她筋疲力竭地软倒在沙地上，“如果你能放慢说话的速度，我会非常感激。”

“你居然会说本国话。”骑士跳下马背，蹲到她面前来，似乎对她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颇为意外。防尘沙的头罩盖住他下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笑吟吟的黑眼珠，“你看起来很狼狈。”

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她当然知道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救了别人的命。”骑士竟有几分得意洋洋，“呵呵呵，原来当个救命恩人的感觉这么好。”

青萝冷静地望进他眼底，“你知道吗？只要再送给我一盆热水和一张干净的床，我甚至可以舔你的脚指头。”